

4
紅樓夢八十回校本

曹雪芹著

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下

俞平伯校訂
王惜時參校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櫺翠庵 劉姥姥醉臥怡紅院

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：『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。』衆人聽了，鬨堂大笑起來。於是吃過門杯，因又逗趣，笑道：『實告訴罷，我的手腳子粗笨，又喝了酒，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。有木頭的杯取個子來，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打不了。』衆人聽了，又笑起來。鳳姐聽如此說，便忙笑道：『果真要木頭的，我就取了來。可有一句先說下：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，他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。』劉姥姥聽了，心下忖道：『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，誰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時常在村莊上縉紳大家子也赴過席，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，從來沒見有木頭的。——哦，是了。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，不過誑我多吃兩碗。別管他，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，多喝點子也不怕。』想畢，便說：『取了來再商量。』鳳姐乃命豐兒到前面裏間屋書架子上，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。豐兒聽了，答應着纔要去。鴛鴦笑道：『我知道，你這十個杯還小。況且你纔說是木頭的，這會子又拿了竹根子的來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木根整樞的十個大套杯拿來，灌他十下子。』鳳姐兒笑道：『更好了。』鴛鴦果命人取來。劉姥姥一看，又驚又喜：驚的是一連十個，挨次大小分下來，那大的足似個小盆子，第十個

極小的還有手裏的杯子兩個大；喜的是雕鏤奇絕，一色山水樹木人物，並有草字圖記。因忙說道：『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。怎麼這麼些個？』鳳姐兒笑道：『這個杯，沒有喝一個的理。我們家因沒有這大量的，所以沒人敢使他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尋了出來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。』劉姥姥嚇的忙道：『這可不敢。好姑奶奶，饒了我罷！』賈母薛姨媽王夫人都知道他有年紀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『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這頭一杯罷。』劉姥姥道：『阿彌陀佛！我還使小杯吃罷。把這大杯收着，我帶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罷。』說的衆人又笑起來。鴛鴦無法，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，劉姥姥兩手捧着喝。賈母薛姨媽都道：『慢些吃，不要噎了。』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了菜。鳳姐笑道：『姥姥要吃什麼，說出名兒來，我揀了喂你。』劉姥姥道：『我知道什麼名兒！樣樣都是好的。』賈母笑道：『你把茄炸揀些喂他。』鳳姐兒聽說，依言揀些茄炸送入劉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『你們天天吃茄子，也嘗嘗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？』劉姥姥笑道：『別哄我了。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。我們也不用種糧食，只種茄子了。』衆人笑道：『真是茄子，我們再不哄你。』劉姥姥詫異道：『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這半日，姑奶奶你再喂我些。這一口細嚼嚼。』鳳姐果又揀了些放入口內。劉姥姥細嚼了半日，笑道：『雖有一點茄子香，只是還不像是茄子。告訴我什麼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』鳳姐笑道：『這也不難。你把四五月裏的新茄包兒摘下來，把皮和瓢子去盡，只要淨肉，切成頭髮細的絲兒，曬乾了。拿一隻肥母雞，靠出老湯來。把這茄子絲上蒸籠蒸的雞湯入了味，再拿出來曬乾。如此九蒸九曬，必定曬脆了。盛在磁罐子裏封嚴了。要吃時拿出一碟子來，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了。』劉姥姥聽了，搖頭

吐舌道：『我的佛祖！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。怪道這個味兒。』一面說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還只管細玩那杯。鳳姐笑道：『還是不足興，再喝一杯罷。』劉姥姥忙道：『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！我因為愛這樣兒，虧他怎麼做來着。』鴛鴦笑道：『酒也吃完了，這到底是什麼木的？』劉姥姥笑道：『怪不得姑娘不認得，你們在這金門繡戶的，如何認得木頭！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，困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他坐，荒年間餓了還吃他；眼睛裏天天見他，耳朵裏天天聽他，口兒裏天天講他；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認得的。讓我認一認他。』一面說，一面細細的端詳了半日，道：『你們這樣人家，斷沒有那賤東西。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。我掂着這杯體沉，斷乎不是楊木，這一定是黃松的。』衆人聽了，鬨堂大笑起來。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，說：『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了，請示下。就演罷，還是再等一會子？』賈母忙笑道：『可是，倒忘了他們了，就叫他們演罷。』那婆子答應着去了。不一時，只聽得簫管悠揚，笙笛並發。正值風清氣爽之時，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，自然令人神移心曠。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，斟了一杯，一口飲盡。復又斟上，纔要飲，只見王夫人也要飲，命人換煖酒來。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，送到王夫人口邊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。一時，煖酒來了，寶玉仍歸舊座。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，衆人皆出了席，薛姨媽也立起來。賈母忙命李執鳳姐二人接過壺來，『讓你姑媽坐了，大家纔便。』王夫人見如此說，方將壺遞與鳳姐，自己歸坐。賈母笑道：『大家吃上兩杯，今日着實有趣。』說着，擎杯讓薛姨媽，又向湘雲寶釵道：『你兩個也喝一杯。你林妹妹雖不大會吃，也別饒他。』說着，自己徑乾了。湘雲、寶釵、黛玉也都乾了。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，

且又有了酒，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：『你瞧瞧劉姥姥的樣子。』黛玉笑道：『當日聖樂一奏，百獸率舞，如今纔一牛耳。』衆姐妹都笑了。須臾，樂止。薛姨媽出席笑道：『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罷。』賈母也正要散散，於是大家出席，都隨着賈母遊玩。賈母因要帶着劉姥姥散悶，遂攜了劉姥姥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，這是什麼石，這是什麼花。劉姥姥一二的領會，又向賈母道：『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，連雀兒也是尊貴的。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，他也變俊了，也會說話了。』衆人不解，因問：『什麼雀兒變俊了，會說話？』劉姥姥道：『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那籠子裏黑老鴿子，怎麼又長出鳳頭來，也會說話呢。』衆人聽了，又都笑將起來。一時，只見丫鬟們來請用點心。賈母道：『吃了兩杯酒，倒也不餓。——也罷，就拿了這裏來，大家隨便吃些罷。』丫鬟便去擡了兩張高几來，又端了兩個小捧盒。揭開看時，每個盒內兩樣：這盒內一樣是藕粉桂糖糕，一樣是松瓢鵝油捲；那盒內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，賈母因問：『什麼餡兒？』婆子們忙回：『是螃蟹的。』賈母聽了，皺眉說：『這會子，油膩膩的，誰吃這個。』又看那一樣，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麪果子，也不喜歡。因讓薛姨媽吃。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。賈母揀了一個捲子，只嘗了一嘗，剩的半個，遞與丫鬟了。劉姥姥因見那小麪果子都玲瓏剔透，各式各樣，便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，笑道：『我們那裏最巧的姐兒們，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。我又愛吃，又捨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。』衆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『家去我送你一罐子。你先趁熱兒吃這個罷。』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一兩點就罷了。劉姥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，且都

作的小巧，不顯盤堆的，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盤子。剩的，鳳姐又命人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，拿與文官等吃去。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，大家哄他頑了一回。那大姐兒因抱着個大柚子頑的，忽見板兒抱着個佛手，便也要佛手。丫鬚哄他取去，大姐兒等不得，便哭了。衆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，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。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兩手抓着些麪果子吃，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，更覺好頑，且當毬踢着頑去，也就不需要那佛手了。

當下賈母等吃過茶，又帶了劉姥姥至櫺翠庵來。妙玉忙接了進去。至院中，只見花木繁盛。賈母笑道：『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修理，比別處的越發好看。』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東禪堂來。妙玉笑往裏讓。賈母道：『我們纔都吃了酒肉，你這裏頭有菩薩，沖了罪過。我們這裏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。』妙玉聽了，忙去烹了茶來。寶玉留神看他怎麼行事。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，裏面放一個成窑五彩泥金小蓋鍾，奉與賈母。賈母道：『我不吃六安茶。』妙玉笑說：『知道。這是老君眉。』賈母接了，又問是什麼水，妙玉笑回：『是舊年蠲的雨水。』賈母便吃了半盞，便笑着遞與劉姥姥，說：『你嘗嘗這個茶。』劉姥姥接來一口吃盡，笑道：『好是好，就只淡些，再熬濃些更好了。』賈母衆人都笑起來。然後衆人都是一色官窰脫胎填白蓋碗。那妙玉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隨他出去。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。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，寶釵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。妙玉自向風爐上扇滾了水，另泡一壺茶。寶玉便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『偏你們吃梯己茶呢。』二人都笑道：『你又趕了來鑒茶吃。這裏並沒你的。』妙玉剛要去取杯，

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來。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杯別收了，攔在外頭去罷。寶玉會意，知爲劉姥姥吃了，他嫌髒不要了。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。一個旁邊有一耳，杯上鐫着『瓢廳』三個隸字，後有一行小真字是『晉王愷珍玩』，又有『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』一行小字。妙玉便斟了一罇，遞與寶釵。那一隻形似鉢而小，也有三個垂珠篆字，鐫着『杏犀盃』。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。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。寶玉笑道：『常言『世法平等』，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。』妙玉道：『這是俗器？不是我說狂話，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。』寶玉笑道：『俗說『隨鄉入鄉』，到了你這裏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概貶爲俗器了。』妙玉聽如此說，十分歡喜，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，一百二十節，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盃出來，笑道：『就剩了這一個，你可吃的了這一海？』寶玉喜的忙道：『吃的了。』妙玉笑道：『你雖吃的了，也沒這些茶糟蹋。豈不聞一杯爲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牛飲馬了。你吃這一海，便成什麼？』說的寶釵、黛玉、寶玉都笑了。妙玉執壺，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。寶玉細細吃了，果覺輕淳無比，賞贊不絕。妙玉正色道：『你這遭吃的茶，是托他兩個的福。獨你來了，我是不能給你吃的。』寶玉笑道：『我深知道的。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謝他二人便是了。』妙玉聽了，方說：『這話明白。』黛玉因問道：『這水也是舊年的雨水？』妙玉冷笑道：『你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水也嘗不出來。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鬼臉青的花磁甕一甕，總捨不得吃，埋在地下。今年夏天纔開了，我只吃過一回，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麼嘗不出來？隔年燬的雨水，那有這樣輕淳，

如何吃得！』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話，亦不好多坐，吃過茶，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。寶玉也隨出來，和妙玉陪笑道：『那茶杯雖然髒了，白攞了豈不可惜。依我說，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，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可使得？』妙玉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點頭說道：『這也罷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；若我吃過的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。你要給他，我也不管，我只交給你，快拿了去罷。』寶玉笑道：『自然如此。你那裏和他說話授受去，越發連你也髒了。只交與我就是了。』妙玉便命人拿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了，又道：『等我們出去了，我叫幾個小兒來，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，如何？』妙玉笑道：『這更好了。只是你囑咐他們擡了水，只擡在山門外頭牆根下，別進門來。』寶玉道：『這是自然的。』說着，便袖了那杯出來，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拿着，說：『明日劉姥姥家去，給他帶去罷。』交代明白，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門，回身便將門閉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。鳳姐命人將小竹椅擡來，賈母坐上，兩個婆子擡起，鳳姐李紈和衆丫鬚婆子圍隨去了。不在話下。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。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，將攢盒散與衆丫鬚們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，又命他捶着腿，吩咐他：『老太太那裏有信兒，你就叫我。』說着，也歪着睡着了。寶玉湘雲等看着丫鬚們將攢盒擡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樹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熱鬧。一時，又見鴛鴦來了，要帶着劉姥姥各處去逛。衆人都趕着取笑。一時來至『省親別墅』的牌坊底下，劉姥姥道：『噯呀，這裏還有個大廟呢。』說

着，便爬下磕頭。衆人笑彎了腰。劉姥姥道：『笑什麼？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。我們那裏這樣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』衆人笑道：『你認得這是什麼廟？』劉姥姥便擡頭指那字道：『這不是「玉皇寶殿」四字？』衆人笑的拍手打腳，還要拿他取笑。劉姥姥覺得腹內一陣亂響，忙的拉着一個小丫頭，要了兩張紙，就解衣。衆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『這裏使不得。』忙命一個婆子，帶了他東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與他地方，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那劉姥姥因喝了些酒，他的脾氣不與黃酒相宜，且又吃了許多油膩飲食，發渴多喝了幾碗茶，不免通瀉起來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廁來，酒被風禁，且又年邁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覺眼花頭眩，辨不出路。四顧一望，皆是樹木山石，樓臺亭榭，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裏去的了，只得認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門。再找了半日，忽見一帶竹籬。劉姥姥心中自忖道：『這裏也有扁豆架子。』一面想，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，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。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寬，石頭砌岸，裏面碧瀾清的水流往那邊去了，上面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。劉姥姥便度過石來，順着石子甬路走去。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一房門。於是進了房門，只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含笑，迎了出來。劉姥姥忙笑道：『姑娘們把我丟下了，要我碰頭碰到這裏來。』說了，只見那女孩兒不答應。劉姥姥便趕上來拉他的手，咕咚一聲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幅畫兒。劉姥姥自忖道：『原來畫兒有這樣活凸出來的。』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卻是一色平的，點頭歎了兩聲。一轉身，方得了一個小門，門上掛着蔥綠撒花軟簾。劉姥姥掀簾進去，擡頭一看，只見四面牆壁，玲瓏剔

透，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，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，連地下躡的磚，皆是碧綠鑿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。找門出去，那裏有門，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。剛從屏後得了一門，纔要出去，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。劉姥姥詫異，忙問道：『親家母，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，虧你找我來。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？』他親家只是笑，不還言。劉姥姥笑道：『你好沒見世面，見這園子裏的花好，你就沒死活帶了一頭。』他親家也不答應。便忽然想起：『常聽見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，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呢罷。』說畢，伸手一摸，再細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將這鏡子嵌在中間。因說：『這已經攔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』一面說，一面只管用手去摸。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，可以開合。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劉姥姥又驚又喜，邁步出來，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。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牀上，只說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後合的，朦朧兩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牀上。外面衆人等他不見，板兒見沒了他姥姥，急的哭了。衆人都笑道：『別是掉在茅廁裏了，快叫人去瞧瞧。』因命兩個婆子去找，回來說沒有。衆人各處搜尋不見。襲人度其道路，『定是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。若進了花障子，到後房門進去，雖然碰頭，還有小丫頭們知道；若不進花障子，再往西南上去，若遠出去還好，若遠不出去，可够他遶回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』一面想着，一面回來。進了怡紅院便叫人，誰知那幾個看屋子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。襲人一直進了房門，轉過集錦榻子，就聽的鼾齁如雷。忙進來，只聞得酒屁臭氣，滿屋一瞧，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腳的仰臥在牀上。襲人這一驚不小，慌忙趕上來，將他沒

死活的推醒。那劉姥姥驚醒，睜眼見了襲人，連忙爬起來道：『姑娘，我失錯了。——並沒弄髒了牀帳。』一面說，一面用手去揮。襲人恐驚動了人，被寶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搖手，不叫他說話。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些須收拾收拾，所喜不會嘔吐。忙悄悄的笑道：『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隨我出來。』劉姥姥跟了襲人，出至小丫頭們房中。命他坐了，向他說道：『你就說醉倒在山子石上，打了個盹兒。』劉姥姥答應『知道』。又與他兩碗茶吃，劉姥姥方覺酒醒了，因問道：『這是那位小姐的繡房，這樣精緻？我就像到了天宮裏一樣。』襲人微微笑道：『這個麼，是寶二爺的臥室。』那劉姥姥嚇的不敢作聲。襲人帶他從前頭出去，見了衆人，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帶了他來的。衆人都不理會，也就罷了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蘅蕪君蘭言解疑癖

瀟湘子雅謔補餘香

話說賈母一時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擺晚飯。賈母因覺懶懶的，也沒吃飯，便坐了竹椅小轎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鳳姐等去吃飯。他姊妹們方復進園來，吃過飯，大家散出，都無別話。

且說劉姥姥帶着板兒，先來見鳳姐，說：『明兒一早定要家去了。雖然住了兩三天，日子卻不多，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，沒吃過的，沒聽過的都經驗了。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，連各房裏的姑娘們，都這樣憐貧惜老的照看我。我這一回去，沒別的報答，惟有請些高香，天天給你們念佛，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』鳳姐笑道：『你別喜歡。都是爲你，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，睡着說不好過；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，在那裏發熱呢。』劉姥姥聽了，忙歎道：『老太太有年紀的人，不慣十分勞乏的。』鳳姐道：『從來沒像昨兒高興。往常也進園子逛去，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回來了。昨兒因爲你在這裏，要叫你逛逛，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。大姐兒因爲找我去，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，誰知風地裏吃了，就發起熱來。』劉姥姥道：『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，生地方兒，小人兒家，比不得我們的孩子，會走了，那個墳圈子裏不跑去。一則風撲了，也是有的；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，眼睛又

淨，或是遇見什麼神了。依我說，給他瞧瞧祟書本子，仔細撞客着了。」一語提醒了鳳姐，便叫平兒拿出『玉匣記』，着彩明來念。彩明翻了一會，念道：『八月廿五日病者，在東南方得遇花神，用五色紙錢四十張，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。』鳳姐笑道：『果然不錯。園子裏頭可不是花神！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，着兩個人來，一個與賈母送祟，一個與大姐兒送祟。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。鳳姐笑道：『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人經歷的多。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，也不知是個什麼原故。』劉姥姥道：『這也有事。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太嬌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；再他小人兒家，過於尊貴了，也禁不起，以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。』鳳姐道：『這也有理。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，你就給他起個名字，一則借借你的壽；二則你們是莊家人，——不怕你惱，——到底貧苦些。你貧苦人起個名字，只怕壓的住他。』劉姥姥聽說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『不知他幾時生的？』鳳姐道：『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』劉姥姥忙笑道：『這個正好，就叫他是巧哥兒。這叫作「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」的法子。姑奶奶定要依我這名字，他必長命百歲。日後大了，各人成家立業，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是遇難成祥，逢凶化吉，都從這「巧」字上來。』鳳姐聽了，自是歡喜，忙道謝，又笑道：『只保佑他應了你這話就好了。』說着，叫平兒來吩咐道：『明兒咱們有事，恐怕不得閒兒。你這空兒閒着，把送姥姥的東西打點了，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。』劉姥姥忙說：『不敢多破費了。已經糟擾了幾日，又拿着走，越發心裏不安起來。』鳳姐道：『也沒有什麼，不過隨常的東西。好也罷，歹也罷，帶了家去，你們街坊鄰舍看着也熱鬧些，也是上城一次。』說

着，只見平兒走來，說：『姥姥過這邊來瞧瞧。』劉姥姥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裏，只見堆着半炕東西。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，說道：『這是你昨兒要的青紗一疋，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子月白紗作裏子。這是兩個繭紬，作襖兒裙子都好。這包袱裏是兩疋紬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點心，也有你吃過的，也有你沒吃過的，拿去擺碟子請客，比你們買的強些。這兩條口袋是你前兒裝瓜果子來的，如今這一個裏頭裝了兩斗御田秔米，熬粥是難得的；這一條裏頭是園子裏果子和各樣乾果子。這一包是八兩銀子。這都是我們奶奶給的。這兩包，每包裏頭五十兩，共是一百兩，是太太給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作個小本買賣，或是置幾畝地，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。』說着，又悄悄的笑道：『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，還有四塊包頭，一包絨線，可是我送姥姥的。那衣裳雖是舊的，我也沒大很穿，你要棄嫌，我就不敢說了。』平兒說一樣，劉姥姥念一句佛，已經念了幾千聲佛了。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，又如此謙遜，忙念佛道：『姑娘說那裏話來。這樣好東西，我還棄嫌！我便有銀子，也沒處去買這樣的呢。只是我怪臊的，收了不好，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。』平兒笑道：『休說外話，咱們都是自己，我纔這樣。你放心收了罷。我還和你要東西呢：到年下，你只把你們曬的那灰條菜根子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、葫蘆條兒，各樣乾菜帶些來，我們這裏上上下下都愛吃。這個就算了，別的一概不要，別枉費了心。』劉姥姥千恩萬謝的答應了。平兒道：『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當了，就放在這裏。明兒一早，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，不用你費一點心的。』劉姥姥越發感激不盡。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，方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。次早梳洗了，就要告辭。

因賈母欠安，衆人都過來請安，出去傳請大夫。一時，婆子回說：『大夫來了。』老嫗嫗請賈母進幔子去坐。賈母道：『我也老了，那裏養不出那阿物兒來，還怕他不成！不用放幔子，就這樣瞧罷。』衆婆子聽了，便拿過一張小桌來，放下一個小枕頭，便命人請。一時，只見賈珍、賈璉、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。王太醫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階，跟着賈珍到了階磯上。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，兩個婆子在前導引進去；又見寶玉迎了出來。只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。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，都拿着蠅帚漱盂等物；又有五六個老嫗嫗，雁翅排立兩旁。碧紗廚後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簪珠的人。王太醫便不敢擡頭，忙上來請了安。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醫了，含笑問『供奉好』。因問賈珍：『這位供奉貴姓？』賈珍等忙回：『姓王。』賈母笑道：『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効，好脈息。』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說：『那是晚生的家叔祖。』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『原來這樣，也是世交了。』一面說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。老嫗嫗端着一張小机，連忙放在小桌前，略偏些。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，歪着頭診了半日，又診了那隻手，忙欠身低頭退出。賈母笑道：『勞動了。珍兒讓出去，好生看茶。』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『是』，復領王太醫出至外書房中。王太醫說：『太夫人並無別症，不過偶感一點風涼，究竟不用吃藥，不過略清淡些，煖着一點兒就好了。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裏，若老人家愛吃呢，便按方煎一劑吃；若懶待吃，也就罷了。』說着吃過茶，寫了方子。剛要告辭，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，笑說：『王老爺也瞧瞧我們。』王太醫聽說，忙站起來，就奶子懷裏，用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，右手診了一

診，又摸了一摸頭，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，笑道：『我說，姐兒又要罵我了。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藥，我送丸藥來，臨睡時用薑湯研開，吃下去就是了。』說畢作辭而去。賈珍等拿了藥方來，回明賈母原故，將藥方放在案上去。不在話下。這裏王夫人和李紈、鳳姐、寶釵姊妹們見大夫出去，方從廚後出來。王夫人略坐了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

劉姥姥見無事，方上來和賈母告辭。賈母說：『閒了再來。』又命鴛鴦來，『好生打發劉姥姥出去。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了。』劉姥姥十分道了謝，又作辭，方同鴛鴦出來。到了下房，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：『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服，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。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，收着也可惜，卻是一次也沒穿過的，昨兒叫我拿出兩套來送你帶回去，或是送人，或是自己家裏穿罷，別見笑。這盒子裏是你要的麪果子。這包兒裏是你前兒說的藥：梅花點舌丹也有，紫金錠也有，活絡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，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，總包在裏頭了。這是兩個荷包，帶着頑罷。』說着，便抽開繫子，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鏤子來給他瞧，又笑道：『荷包你拿去，這個留下給我罷。』劉姥姥已經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幾千聲佛，聽鴛鴦如此說，便說道：『姑娘只管留下罷。』鴛鴦見他信以爲真，便笑着仍與他裝上，說道：『哄你頑呢，我有好些呢。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。』說着，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個成窑鍾子來遞與劉姥姥，道：『這是寶二爺給你的。』劉姥姥道：『這是那裏說起。我那一世修了來的，今兒這樣。』說着，便接了過來。鴛鴦道：『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那衣裳是我的，你不棄嫌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。』劉姥姥又忙道謝。鴛鴦果然又拿出兩件來，與他包好。劉姥姥又要到園中